

文獻通考

經籍考卷一
百七十九之
百八十二

一百七十九

經

一百八十

經

一百八十一

經

一百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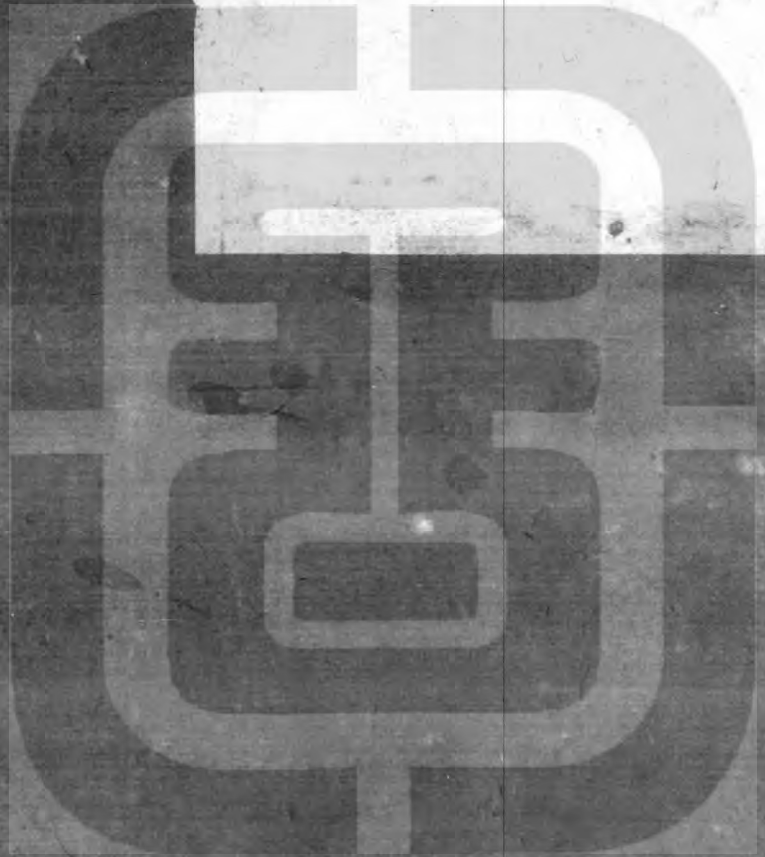
經

詩

禮

禮

春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鄱陽馬端臨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

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

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

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

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首卷第二

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

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

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

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末言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詁寔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判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

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
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
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
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

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

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力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

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

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

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

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

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

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

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

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

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

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

說十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有其圖庶幾以

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

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十七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

改正者三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為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

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與魯六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卷

陳氏曰鴻臚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大學布之天下云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閔睢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睢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藁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或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違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

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曷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感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感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新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挾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其言依朱安之序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樗闕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其言依朱安之序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
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
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
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
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
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
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
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
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
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
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
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教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韻聞

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闡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入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厘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閑睢則取康衡柏

十四子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九

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岵者岐昔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詩經一洗末師事也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

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

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及孔里名也

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之說師古曰齋與愈同愈勝也劉氏曰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

四十九
三十
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

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

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

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

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

慶氏以授其子襄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

之學後以古經枝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

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

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賈

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

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

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廁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

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

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

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錄十六家

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

內十一部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

內二部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

內二部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其俗異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其在於是孔

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其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又之自通貫也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它書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儀禮不是古

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接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哲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為

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曰此正經注言皆標起上而疏之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孰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目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僻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攷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上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貴曾建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中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

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其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它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

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喜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歲熹晚年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書也其點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

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
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今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
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
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
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鄉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
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
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
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
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若附儀禮此等皆無

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
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其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
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
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
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
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
酬甚繁且又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屬籍謂後世有大聖人
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言而古人之繁但放古人
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詳多長篇浩翰令
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其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
六段其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
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彙本精專修

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
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
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
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弃
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
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
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
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於是喪禮之
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
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
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
大戴禮則虞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
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

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
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
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
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培擊後
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
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
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
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
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
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
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
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
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脩祭禮即以其書彙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彙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搢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實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官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故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爲群儒排斥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其冬官以攷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

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
今地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
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事書闕亡而以
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
若林存孝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
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
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
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
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
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
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
司農者鄭衆仲師與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
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湏理
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
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
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
周公湏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其所疑
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未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
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
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
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
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

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

為小頃町

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

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攷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使培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碎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青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袤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下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
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
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閹人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
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
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
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
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
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夫祭祀之禮天
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邊豆於內
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禱於宮
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
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
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
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
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
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
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
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
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
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
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
乃有貳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
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相靈
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華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
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

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惟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大師乃廣置官闡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恠者有如闔閭卜祝各設合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闕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闕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復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

食祿也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
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王之
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
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
平如土地家七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
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
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
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
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帥有
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麥舍大閱之法以旗致
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
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
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
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
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敵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
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嘗然於其上而
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一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
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
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徃徃朞月之
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悞貪鄙之人
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
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
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
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
或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出守為吏者不過年
除歲遷參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

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
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
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
土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
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
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
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
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
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
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墮但未能悉復先王
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

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
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
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
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
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
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
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
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粟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粟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
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
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

反爲繁擾然桑棗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
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
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爲不
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飢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鐘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
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
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
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
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
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
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
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
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
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
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
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
民情常踈踈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
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
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
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眾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

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書並

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于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為周官義

十餘萬言不解敏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

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

成王使居維維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

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

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孝存

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

嘗取而行之歛財聚貨瀆祀頽民瓦解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

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
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其平校
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虛
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
園上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
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嬴姓京乃今帝女稱帝姬噫
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
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盡
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知其數
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尤難新
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
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

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
勢也鄭註之說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

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此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一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鄉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永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

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
兼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負歲登下民數於是損
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
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
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
駁盡為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
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

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
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
達眾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
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
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
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
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教羣有
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
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豐豐乎孔
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
緯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
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
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

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卅二畝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閔

鄭錡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錡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據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莘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文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曰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世尊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三十篇有以也

夾溪鄭氏曰戴聖為九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

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
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賊
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其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
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
看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
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
賢士為之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
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
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
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教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
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
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
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
用此等人議之鄭康成是最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王肅議
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
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
盛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勝今據
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而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亦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

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與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為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集賢院別為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以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為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

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
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其精博中庸大學
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
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
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塚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
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慤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
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
解文義亦明白

次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攷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
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自彥醇末詳何人亦宋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
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

少儀解附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欄柄入手開道之際當

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佳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

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

見大慧禪師與張侍即書今不見於語錄

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手釋氏之門雖

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

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

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撥

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

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能不

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

按平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

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不安民爲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

不相似也以爲所知在此而所急果是也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

今論其一二以補其

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整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

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爲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

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

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者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
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
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
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
問中詳之 或問未要者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
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
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个子曰字
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者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
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
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
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剝難
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
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
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為作序

孔子問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倉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寧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迺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比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个思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大戴禮冗雜其好處

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淳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數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闕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極精緻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頰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定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份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

三禮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商份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譔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實儀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善用舊圖本六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義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葬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閤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姪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子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

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項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祭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間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

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壽

經籍考

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微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祀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

也禮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

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立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

禮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一

五

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夫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致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遂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

甚眾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
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
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
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
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
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
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
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
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至漢大年記五

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正書合一百三十一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玄爽以下不著餘二十三家四

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
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

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
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
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
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
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
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
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
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
經籍志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
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
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三

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

別字顧亦無決擇

德明為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也

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

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

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

墜無從審覆耳

唐志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

微旨辨疑耳

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

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
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
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
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
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
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
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

足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郟左氏以為郟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慤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慤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

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禹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

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
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
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
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
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
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
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酎及秦庶長
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

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
謂左氏是個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
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國秀問三傳優劣曰
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
曾講學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
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
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
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

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

致耶

春秋公穀梁傳十二卷

元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倣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偽蜀諱而闕桓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五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七

四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它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敝則弃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

經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爲左氏忠臣者也其故或弃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爲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

六月

古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八

經

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置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毅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毅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毅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師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毅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為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為春秋惟毅梁氏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統駕于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為徐兗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

五十八

春秋繁露十七卷

九

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畧之孫畧在良史傳自畧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暉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七并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全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

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

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王打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弱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持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見祠祀

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弃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相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玉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顯
共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
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蒼賈達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
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
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
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
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
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
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
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
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云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
皆為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
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
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
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此

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踈蘇氏不禮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按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勣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踈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悶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全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正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按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

正之爲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修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例目爲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縉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

穀

穀

穀

穀誣謬寔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木稱臣雱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自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二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摭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為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氏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中四日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十五

陶

巽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

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

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

苦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十六 中四三十八

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

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

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

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為韓子皆與楚鄭二公孫黑

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

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

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敷經

真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

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踈畧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

春秋論

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勢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禪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
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
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
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
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泐纂泐惠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
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
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泐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
以己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泐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
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
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